

编者按:小说《娘根》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高的立意,结构精巧,文本讲究。两个儿子一国之共的设计及后代的延续,其意义耐人寻味,在文本与技巧之外,其社会意义与历史审视意味值得重视。该篇小说在2017年第9期《微型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微型小说(2017)年度奖三等奖,2018年第1期《微型小说选刊》选载,2019年第1期《金山》发表。该作品代表了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创作的最高水准,已成为引领中国微型小说创作的参照系和风向标。《娘根》的写作成功并在全国获奖,将我们绛县的故事推向了海内外,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缸从甜蜜的睡梦里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喜鹊、麻雀、金翅鸟早已在院墙外那株古槐树上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

缕缕葱油面的香气扑鼻而来。缸爬起身就看到炕头放着一大碗荷包葱油面。新媳妇翠站在炕前羞红着脸说:“哥,快起来吃饭吧。”

窗纸上贴的“囍”字鲜艳似火,把翠娇美的脸映衬得分外动人。

缸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麻利地穿上翠递过来的军装。这身国军军装虽然有点旧,但依然笔挺气派。

“你和娘吃了没?”

“娘让你先吃了好赶路。”

是的,得抓紧时间赶路。上个月,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奉命转战晋南磨里、里册两峪的“牯牛蛋”驻防。“牯牛蛋”是当地百姓起的俗名,只因两座圆形山包形状像两只巨大的牛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守着出入沁水、垣曲通向河南的咽喉。

吃着喷香的葱油面,偷看几眼温存了一整晚的翠。缸心里又疼又爱,还有几丝愧疚,更多的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男人的豪壮。

缸想着昨晚娘把他推进新房后,翠难为情了一阵儿,羞红着脸低低地说:

“哥,娘说了,翠今晚是你的……你的新娘……”

“妹妹,哥对不起,俺知道,你更稀罕勺……”

“缸子哥,你上战场……翠做新娘,勺哥知道会高兴的……”

满脸淌泪的翠吹灭了罩子灯。悉悉索索后,缸感觉到钻进怀中的翠浑身发烫……

迷蒙中,缸似乎听到了翠在念叨缸,又在念叨勺。

“翠,俺回不来……你要等勺回来!”

“哥,俺要你俩都回来,带俺上山抓猪獾、摘野果……”翠抽泣着。

“会回来的,你放心……”缸抱紧了翠。

·经典回顾·

# 娘根

◇王鼎

缸和勺是孪生兄弟,缸为兄,勺为弟。娘生下他们时为了好养活,像这里乡村多数人家一样,给他们取了最卑贱的名:茅缸、茅勺。饥寒交迫,野菜粗粮,吃百家穿百户,几乎伴随了他们的整个童年。父亲为养家糊口累垮了身子,早早离去。在他们十岁那年,娘从济源逃难而来的老乡手里,领回一个饿得柴棒一样的小姑娘做了他们的妹妹,这就是五岁的翠。

娘说:“是有一口吃的,也要给妹妹半口。等翠长大了给你们俩做媳妇。”

非常稀罕女孩子的两个半大疯小子,带着流着鼻涕的小翠,整天山里、河里、树上玩。山梨、野苹果、五味子,烧麻雀、烤蚂蚱、水煮知了猴、小鱼、小虾,成了他们的时令美食。

转眼间,翠长大了,出落成水灵灵的姑娘。缸和勺也长成了懵懂健壮的大小伙子。缸胆大勇猛,勺刚毅细心。他们俩都很疼爱这个妹妹。

背过缸和勺问过翠:“两个哥哥,你愿意给哪个做媳妇?”小翠羞羞答答不说话。娘再催问,她就说:“都喜欢。”其实,娘看得出来,小翠更在意勺。有了好吃的总要留下一部分给缸和勺,但给勺的总是会多一点。有一年,缸和勺在杨树沟南坡土蜂窝掏蜂蜜,被蜂蛰了个鼻青脸肿,满地打滚。翠最先抱着勺的头敷青草汁,心疼得哭成了泪人。随着年龄增长,缸和勺慢慢也都看出了翠的心思。

已经当兵一年,身为排长的缸,半个月抽空回家探望了一次。也是那次的探家,他才知道自己当兵走的那年后半年,弟弟勺跑到太原,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

前日,缸所在的团接到紧急任务,日本鬼子近日来犯,要加速扩充战壕、加固工事。缸正和战士们干得起劲的时候,团长李惠亚在营连长陪同下来到阵前。

“排长吉茅缸出列,传达邢师座命令,马上回家完婚,明早归队!”

缸一时傻愣在那里。李团长笑了笑,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心完成任务,留下抗日的种!”

“留下抗日的种!”

“留下抗日的种!”

战士们在阵地上欢呼起来。

出了战壕,回到村去。缸远远看到娘带着翠在古槐树下等着他。原来,娘听说要打仗了,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天一

大早踏着脚,爬沟上塄,走了几里山路,找到部队,三问五打听,找到师指挥部,在门口拦住了一位大官,竟然是师长邢清忠。从小没念过书,酷爱戏曲看了一辈子戏的娘说,缸是国家的人,要打仗了,想借儿子一晚回家完婚,留个根。邢师长被老太太的行为所感动。他知道尧寺头村离牯牛蛋不到三里地,又听部下说缸已经被确定为敢死队队长时,当即下达了让他回家完婚的命令。

娘事先是求了翠的:“翠儿,这辈子,娘没求过人。”

翠哭了:“娘,翠听娘的!”

“娘知道,翠儿稀罕勺,可这一仗,缸还能活下来不?娘只求你给缸一个做男人的机会,能留下个根更好!孩子长大,继续打东洋!娘来生做牛马报答你!”

“娘,您别说了,翠感激您的养育之恩,俺答应……”

就在缸归队的当日,牯牛蛋阻击战打响了。日军牛导师团向牯牛蛋阵地发起了猛攻,在飞机大炮的连番轰炸攻击下,缸和战士们硬是坚守了三天,阵地两易其手,最终取得了胜利。

娘和乡亲们去慰问战士们时,牯牛蛋阵前,鬼子和国军战士尸横遍地。全团拼得只剩三人,缸和李团长都牺牲了,其中一名活着的战士跟娘说,缸是高喊着“这辈子,死也值了!”,在危急时刻跳出战壕,率领敢死队同敌人肉搏的。

娘说,缸死的时候,脸冲着老槐树的方向。

后来,勺在省城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军,正式成为八路军。日本鬼子投降后,已是解放军干部的勺,跟随徐向前拿下临汾回到家乡。

翠伫立在那株老槐树下,面对风尘仆仆的勺,霎时睁大了双眼,一把拽过身后八岁大的儿子:“根,快叫爹!你爹回来了!你爹回来了!”

那时,勺就成了我父亲根的亲爹,也就是我爷爷;翠就是我亲奶奶。

【著名作家、小说评论家顾建新教授点评】小说写得非常感人。作者把一个惨烈悲壮的战争故事,揉进了深深的情感,就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小说中的人物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代价,都做出了牺牲。缸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的英勇气概。翠是塑造得最成功最动人的形象。她爱的是勺,但为了缸有个根,不惜牺牲自己的感情,为缸献身。小说就是通过这众多的形象,谱写了一曲大爱的赞歌。在艺术上,作者也做了精心的安排,最突出的是一个情节设计:首先,翠为不是最爱的缸献出身体,一个农村姑娘的明理与大度,让我们读之感动感慨;其次,小说主线突出,叙事节奏非常好,疏缓紧急,井然有序,如开篇新婚之夜的抒情笔墨,到后半部军情危急的战斗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的直叙、插叙、转折自然,显示出了作者比较深的写作功底。

·创作谈·

## 关于《娘根》的写作故事

◇王鼎

2017年初春,绛县作协召开新年第一次会议。在大家开始交流文学创作体会之前,王伟栋主席特别传达了县委“关于讲好绛县故事”的相关会议精神。我当时听了心里不觉一动,是啊,作为绛县的一名文学作者,总该为宣传绛县做些什么吧。写什么呢?从哪里写起呢?这件事作为一个任务课题,被我放在心上。

过了几日,县作协秘书长吉安生老兄中午路过我们工作的五四一电厂,特意邀请我和孙卫东俩人一起相聚。几个朋友在磨里三角地酸菜排骨小饭店相聚甚欢。饭后,吉兄邀请我们跟他回尧寺头村老宅看看。我和孙卫东欣然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尧寺头村,第一眼看到村里那株树干上挂满红布条的参天古槐,第一次便与这里结缘。吉兄给我们大致讲了个村落的历史,尤其提到这个村子与抗日战场“牯牛蛋”的关系。我当时的感觉是,这里的厚重,这里的人生草木,令人敬重。

不久后,垣曲县籍全国著名作家谭文峰等创办的“作家新干线”微信平台举办“第一届全国小说征文大赛”,谭老师特意在微信中向我们进行约稿。作为小说爱好者,我当然要为这样的活动心动,但又一个问题产生了——写什么呢,拿什么作品参赛呢?

此后,四月底周末晚饭后,孙卫东像往常一样来家里喝茶聊天,看着电视,东一句西一句聊得高兴。这时,绛

县电视台播出一则县武装部领导陈军参观“牯牛蛋”抗日战场的报道。陈军是孙卫东较早前介绍给我认识的军人朋友,之前多次在一起聚过。这个不说了,关键是,电视画面上播出了“牯牛蛋”阵地战壕等遗址震撼了我。孙卫东说,明天星期天,咱们去“牯牛蛋”玩吧,说不定还能捡到铜弹壳呢。他说,小时候经常捡到铜子弹壳,近年还有村民在附近挖出过抗战时的枪械构件等。我当时心里一动,讲好绛县故事、作家新干线参赛小说,我就写“牯牛蛋”抗日的故事!非常不凑巧的是,第二天阴雨绵绵,“牯牛蛋”,我们没有去成。

第三天,单位安排我“五一”假日值班。早上,我去单位各个点查看了一圈后,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想写关于“牯牛蛋”的抗战故事,霎时,一幕幕画面涌现在我面前,我曾经跟过的领导,绛县磨里人,其父亲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他还在母腹中,他后来的父亲,就是他亲叔叔。还有,我多年来喜欢翻阅《绛县志》等志书的篇章,还有跟随吉安生兄去过的尧寺头村,以及那株让村民顶礼膜拜的参天古槐……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我很快理出头绪,打开电脑,不到半个钟头,一篇2000字的小说《娘根》在键盘上被我敲出来。敲打下最后一个标点,我被自己虚构的这个故事情节和小说中的人物感动得泪流满面……

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将初稿发给了吉安生兄,请他帮我把关,原

稿里面新婚早上吃的酸菜面,他建议按照当地风俗,改成“葱油面”,杨树沟等尽量符合当地的实名。

我再把稿子发给一位小小说大家,她看了以后给我打来将近半个钟头的电话,大意是说,这篇题材非常好,是中篇小说的绝佳素材,写成小小说太可惜了,建议我不要发给作家新干线,改成中篇小说。说实话,我认为她说得不无道理,但写中篇小说不是我那时热衷的题材,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初心。

在第二次绛县作协交流会上,王伟栋主席非常肯定地说,《娘根》能在全县获奖,给我增添了信心。

我把《娘根》发给了作家新干线,小说编辑张辉老师给予很高评价,建议我将“尧寺头村”、“牯牛蛋”这样的地名去掉,这样子会得到更多的大刊编辑认可,他还说,实在不想改,也行。我不能不说,张辉老师说得非常有理。这些地名太实,会让这篇小小说有较重的“志”味儿,但我转念又想,我的初衷就是“讲好绛县故事”,没有了绛县的这些地名,还像是绛县故事吗?地名修改建议,我没有采纳。后来,《娘根》获得了作家新干线全国小说征文大赛第二名“二等奖”。

我把小说拿给全国著名评论家顾建新老师看,顾老师给我写了评价非常之高的评论并鼓励我向大刊物投稿。我先后向《金山》《辽河》《天池》等刊物投稿,均石沉大海。我没有气馁,接着再向《微型小说月报·原创版》投

稿。三个月后,《娘根》终于被《微型小说月报·原创版》采用,再后来被2018年第一期《微型小说选刊》刊登,在第十六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2017)评比中,获得三等奖。

与一些早有盛名的作家们排在一起,这个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所有参加评比的稿件必须是在当年正规文学杂志、报纸上发表过的作品。《娘根》能在众多大的报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真是极不容易。这是《微型小说月报》所刊发唯一的一篇入围参评作品并获奖的。有趣的是,当时投稿《金山》未被采用,2019年第一期《金山》获奖专刊刊发了这篇小说。

《娘根》是不完美的,还存在着那样那样可修改提高之处。也许正是“不完美”,使得这篇作品显得那么难能可贵!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我多年来一直仰慕的著名作家王西兰老师,对这篇作品高度认可。在运城医院养病期间,王西兰老师对《娘根》念念不忘,让前去看望他的老师们给我捎话:继续写下去,大有前途。

感谢生活,感谢老师朋友们。生活就是一座文学的富矿,永远在那里等待我们去挖掘。感谢自己,做了一个充满自信的有心人。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变化,人性在闪光。我们的使命还在继续,讲好绛县的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多的故事等着我们来讲,给我们机会,相信我们会讲得更精彩!